

屏東縣西南地區閩南聚落公廟五營之考察

黃贊蒼

國立屏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

摘要

屏東縣西南地區閩南聚落發展，依其原居住地往外擴張，其公廟五營之配合原則上以學者李豐楙所提「中央——四方」的空間模式進行；內五營運作如昔，外五營受外因影響如土地取得發生困難等，有些外五營無法實際依照此原則設置，聚落公廟及其信徒會以一種因地制宜的權變作為，如枋寮鄉北勢寮保安宮兩組外五營、佳冬鄉五塊厝福隆宮增設副營及東港鎮崙仔頂鎮海宮集中一處等。

關鍵字：聚落發展、外五營、公廟、因地制宜

壹、前言

屏東縣沿海地區的發展早於內陸，且閩南族群先抵岸，從而往北或東（南）拓墾，居民從原鄉攜來的神明於此地，以其客觀參考點建立主體中心，創設自主的村落，並賦予其人文上意義，¹形成重要課題，在聚落的發展過程中，依其存有憂患的主體意向，在土地上合乎其安居目的所構建的存在空間，²構築防禦的體系，誠如潘朝陽教授所言，村落存在空間的神聖向度，一為核心性所在的村（聚落）公廟，一為神聖物如五營旗、石敢當等，³甚至以土地公為聚落前後守衛者，或自然山川為隔，皆為劃定防禦邊界的依據，其中以聚落公廟為首，於其聚落外圍豎立五營，建立防禦區域，明示聚落生活空間的成型以阻外物侵犯。

觀看國內對聚落和五營的相關論文，⁴少針對屏東縣聚落公廟五營的研究，因此本文以田野調查和文獻分析相互搭配，所關注的是屏東縣西南地區閩南聚落公廟的發展情形，與其五營本身的因應，對照曾光棣《澎湖的五營

* 感謝匿名審查委員的指正和建議，感謝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輯組聯繫與編排用心，此外，謝謝提供本文資料的聚落公廟執事及信眾們，使本文有所據。

1 潘朝陽，《心靈·空間·環境：人文主義的地理思想》（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頁74。

2 潘朝陽，《心靈·空間·環境：人文主義的地理思想》，頁178。

3 潘朝陽，《心靈·空間·環境：人文主義的地理思想》，頁77。

4 林志斌，〈趨吉避邪：烈嶼民間儀式觀點下的空間防禦系統〉（金門：國立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年）；黃皎儀，〈明鄭與清領時期下營地區聚落演變與民宅構成之研究〉（新北市：淡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賴孟鈴，〈臺灣西南沿海地區的「五營」研究〉（雲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空間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李宸羽，〈台南市安南區聚落環衛信仰空間之研究〉（雲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碩士論文，2011年）；林建育，〈金門傳統漢人聚落空間的界定：一個五營信仰的考察〉（高雄：樹德科技大學建築與古蹟維護所碩士論文，1996年）；許宇承著，《臺灣民間信仰中的五營兵將》（臺北市：蘭臺出版社，2009年）；方鳳玉、邱上嘉，〈臺灣西南沿海地區的五營形式〉，《臺灣美術》53期（2003年7月），頁55-62。以上針對聚落與五營的論文與書籍皆忽視高雄市及屏東縣的範圍，所以本文有進一步探討空間。

——以空間角度來看》的澎湖五營和黃文博《南瀛五營誌：溪北篇》臺南聚落五營的差異，⁵ 進一步探討在屏東縣西南地區閩南聚落區域的發展，所帶給五營的衝擊，是否遵循李豐楙所提「中央——四方」空間模型方式，當地聚落調適方式又是如何因應，引人注目，值得一探堂奧。

再則聚落的發展是一種領域性的表徵，領域性是動物與生俱來的一種遺傳特性，就人類領域性言，具有私密性、防禦性、辨明性三種內涵，⁶ 顯見聚落領域發展會受重視，屏東縣西南地區閩南聚落的範圍尤如此，相較於都會區的行政擴張或經濟發展的地區，鄉村型的五營所表現的境域觀會被保留下來，⁷ 方鳳玉、邱上嘉教授調查臺灣西南沿海五營的形式受當地地域、經濟、實用、其他等因素影響，呈現不同結果，⁸ 在屏東縣西南地區保留下來的模式與聚落發展空間的關係令人好奇。本文屏東縣西南地區的範圍，包括東港溪西岸為新園鄉及東岸的崁頂鄉，東港溪域的萬丹鄉和竹田鄉，以及介於東港溪和林邊溪之間為東港鎮、南州鄉、林邊鄉，林邊溪東岸的佳冬鄉以及枋寮鄉為探究範圍，⁹ 這些地區皆為閩南族群居住。以下分就此區域範圍的聚落發展及其公廟、五營的意涵與現況論述。

5 曾光棣，《澎湖的五營——以空間角度來看》（澎湖：澎湖縣立文化中心，1999 年）；黃文博，《南瀛五營誌：溪北篇》（臺南：臺南縣政府，2004 年）。

6 曾光棣，《澎湖的五營——以空間角度來看》，頁 85。

7 李豐楙，〈「中央——四方」空間模型：五營信仰的營衛與境域觀〉，《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2010 年第一期（總期第 15 期）（2010 年 6 月），頁 59。

「境」，在繆遠、邱上嘉〈「境」之聚落空間形構研究：以福建閩東地區之個案為例〉一文有三層意涵：1. 以指認村落的具體區位環境。2. 指涉抽象的心識空間之心境。3. 具有主客對立空間的二元融合概念。繆遠、邱上嘉，〈「境」之聚落空間形構研究：以福建閩東地區之個案為例〉，《臺灣建築學會「建築學報」》第 89 期，（2014 年 9 月），頁 139-140。

8 方鳳玉、邱上嘉，〈臺灣西南沿海地區的五營的形式〉，《臺灣美術》53 期，頁 59-62。

9 佳冬鄉原為客家族群範圍，然林邊溪東岸和沿海地區為閩南族群聚落所居，列入調查範圍。竹田鄉亦同，緊鄰萬丹鄉有四村屬閩南族群聚落列入調查對象。

貳、屏東縣西南地區閩南聚落發展與其公廟

屏東縣西南地區屬於沿海或鄰近海峽的聚落，其發展依人口數量的增長而隨之擴增，自日治時期以來各種調查資料陸續出爐，其中具代表性的1928年地圖顯現出臺灣聚落擴張比對戰後運用科技所測來的地區資料，加上參閱施添福編《臺灣地名辭書·卷四·屏東縣》得知屏東縣西南地區閩南聚落發展與變遷。茲分述其聚落及公廟如下：

一、集中化黃金三點趨向的枋寮聚落及其公廟

枋寮清領時期以木材為聞名，置軍工廠，枋寮街也因此而繁盛，直到清末軍政採料停辦等因素，而促使水底寮成街，¹⁰而北旗尾在日治時期已出現，端視如圖1左，日治時期共有三處發展地，濃黑色地區所示區域為枋寮本聚落和北勢寮為一區、水底寮一區、北旗尾一區，相對照今圖1右，北旗尾發展與枋寮工業區連結，聚落以北玄宮為信仰中心；往南水底寮區域朝三叉路旁發展，水底寮本身有下頭角、公館前、巷仔內、埔口角、園仔頂五個角頭，而戰後分為天時、地利、人和三個行政村落，以建興寺為最早信仰所在地。在枋寮地區由海到山的族群為漢人一熟番一生番，¹¹清代雍正年間產生五起番害，其中第三次和第四次明確的時間和地點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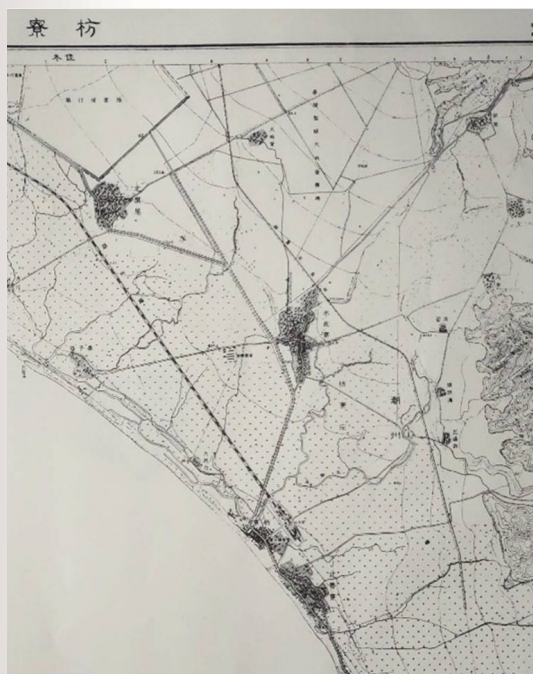
第三次發生雍正十年（1732年）十二月初五日，事發地點為「軍工寮廠到加六堂地方」；而第四次為雍正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事發地點為「往枋寮口，行至率蒙社地方」。¹²

10 林俊彬，〈清代枋寮地方的族群與聚落發展〉（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系碩士論文，2009年），摘要。

11 林俊彬，〈清代枋寮地方的族群與聚落發展〉，摘要。

12 楊淙旗，〈北勢寮保安宮安營頭與繞境研究〉（新北市：天主教輔仁大學宗教系碩士論文，2022年），頁19。

即是枋寮市中心往南經北勢寮，至加六堂，而北勢寮保安宮外五營亦與枋寮地區公廟五營不同，文末論述。至於枋寮本聚落和北勢寮區域成為今枋寮行政中心，距離不遠的兩部聚落發展已連成一線，北聚落公廟德興宮為枋寮本聚落，至於南聚落公廟，據文獻記載乾隆 50 年（1785）有保安宮為枋寮鄉北勢寮聚落公廟。¹³（見表 1）



1928 年屏東枋寮地圖

圖 1 屏東枋寮地圖



屏東縣枋寮鄉地圖

資料來源：（左）大日本帝國陸地測量部，《日治時代二萬五千分之一臺灣地形圖》（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9 年），頁 151。（右）google 地圖「枋寮鄉」，點閱日期：2021 年 2 月 25 日。

13 盧德嘉纂輯，《鳳山采訪冊（上）》（臺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 年 12 月），頁 212。

表 1 枋寮鄉聚落公廟

村別	枋寮	保生／中寮／隆山／安樂	新龍	東海
聚落	枋寮	北勢寮	番仔崙（寮）	東海（北旗尾）
公廟名稱	德興宮	保安宮	廣澤宮	北玄宮
村別	人和			
聚落／角頭	水底寮 下頭角	水底寮 巷仔內	水底寮 下頭角	水底寮 公館前
公廟名稱	建興寺	神農宮	保安宮	保寧宮
村別	大庄		地利	
聚落／角頭	下寮	大庄	水底寮 埔仔角	水底寮 園仔頂
公廟名稱	德聖宮	南鯤宮	五龍寺	梅山壇
村別	新開		玉泉	太源
聚落	新開	中庄	玉泉（石頭營）	太源
公廟名稱	天龍宮	玄天宮	福德宮	慈隆宮
村別	內寮			
聚落	內寮	蜈蚣溝	瓦窯	頂營
公廟名稱	神農宮	天鳳宮	天德宮	釋明寺

資料來源：筆者 2020 年 9 月 10 日至 21 日調查。

二、沿林邊溪發展的林邊和佳冬聚落及其公廟

林邊溪溪水來自大武山來義鄉，直下新埤匯流力里溪，過新埤大橋，下游兩岸即是佳冬鄉和林邊鄉。佳冬鄉雖劃歸為客家鄉，然以此往南林邊溪和沿海地區都屬於閩南族群聚落居住，在圖 2 左右兩圖左下角皆為林邊鄉地方行政中心，發展以忠福宮三山國王為聚落公廟中心，北起竹仔腳，往南下莊、湖內、官埔，林邊鄉沿海聚落有崎仔頭（崎峰）、放索（水利）、蘆竹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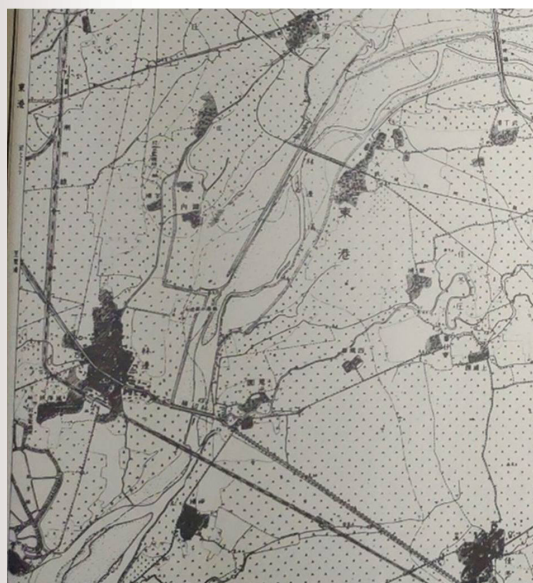
傳統觀念裡佳冬鄉境內是客家族群的居住地，然筆者在偶然機緣發現林邊溪和臺灣海峽沿岸也有閩南族群，整體佳冬鄉北起五塊厝，向南新埔、四

塊厝、羌園、海埔，以及沿海的塭仔、頂寮、葫蘆尾皆為閩南聚落。聚落各自有其信仰聚落公廟。（見表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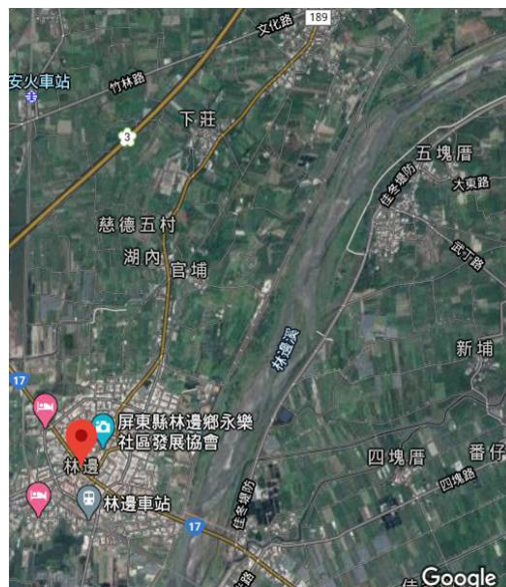
表 2 佳冬鄉聚落公廟

村別	羌園		大同	
聚落	四塊厝	羌園	大同／五塊厝	新埔庄
公廟名稱	代天府／真王宮	福園宮	福隆宮	觀音寺
村別	賴家	塭豐	猷溫	
聚落	葫蘆尾	頂寮	塭仔	海埔
公廟名稱	九天宮	德安宮	慈慧宮	萬壽宮

資料來源：筆者 2020 年 9 月 10 日、11 日及 13 日調查。



1928 年屏東林邊溪兩岸



2021 年屏東縣林邊溪兩岸

圖 2 屏東林邊溪兩岸（林邊、佳冬）

資料來源：（左）大日本帝國陸地測量部，《日治時代二萬五千分之一臺灣地形圖》，頁 149。（右）google 地圖「屏東縣林邊鄉」，點閱日期：2021 年 2 月 25 日。

表 3 左邊村名為林邊行政中心位置（配合圖 2），亦即是忠福宮和林邊火車站一帶區域發展情景；比較 1920 年日治時期大字小地名，和 2000 年村名和小地名之間增長情形，即能知曉此區域擴展的速度相當大，經過 80 年的時間，林邊市區聚落的發展比起 1920 年的日治時期還稠密，這可以從大地名看得出，原本只有林邊本聚落，2000 年增加永樂、光林、仁和、中林；日治時期小地名有三個林邊、塹岸頭、檳榔宅，2000 年增加小地名如菜園仔、王爺園、莊頭等，這些聚落，或者稱角頭是後來發展而成，而聚落的公廟（見表 4）。此區南部原屬平埔族放索社，今水利村安瀾宮主神天上聖母，陪祀平埔老祖，據安瀾宮劉主委表示恆春半島長樂部落平埔族後裔曾回此尋根。

表 3 林邊鄉行政中心區域村聚落發展表

2000 年		1920 年	
村名	小地名	大字	小地名
林邊村	林仔邊	林邊	林邊
	城門頭		
	菜園仔		
	王爺園		
	義福巷仔		
光林村	鹽埔仔		塹岸頭
	塹岸頭		
	林仔邊		
仁和村	檳榔宅		檳榔宅
	林仔邊		
	新置庄仔		

中林村	宅內		
	林仔邊		
	中記		
	安記		
永樂村	莊頭		
	新厝仔		
	福記		
	橋仔頭		
	林仔邊		

資料來源：施添福總編纂，《臺灣地名辭書·卷四·屏東縣》（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 年），頁 4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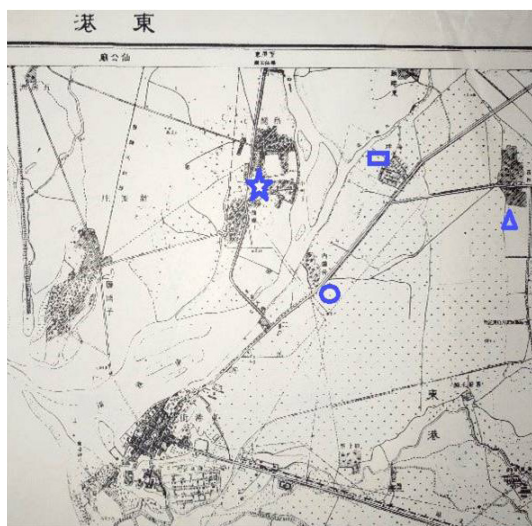
表 4 林邊鄉聚落公廟

村別	林邊	中林	光林	仁和	
聚落	林仔邊	中林	塹案頭	仁和	
公廟名稱	忠福宮	慈濟宮	神農宮	代天府	
村別	永樂			田厝	
聚落	莊頭	新厝仔	橋仔頭	田墘厝	中庄
公廟名稱	佛山寺靈山堂	英靈殿	超峰寺	神農宮	福德宮
村別	竹林			鎮安	
聚落	竹仔腳	下庄	湖內官埔	鎮安	
公廟名稱	竹隆宮	天隆宮	三清寶德宮	鎮安宮	
村別	崎峰		水利		
聚落	崎仔頭	崎仔頭	放索	蘆竹塹	
公廟名稱	真武殿	祿天宮	安瀾宮	復興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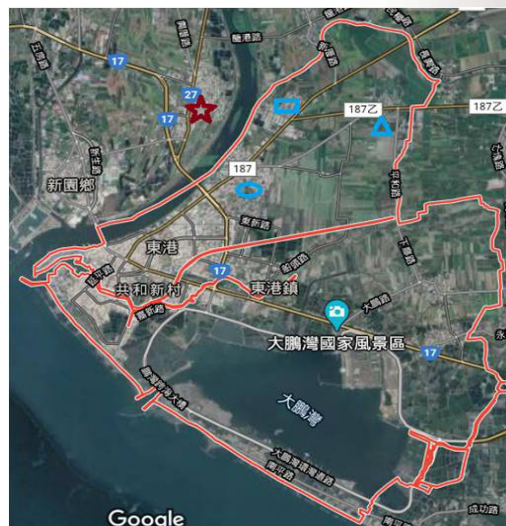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筆者 2020 年 12 月 30 日、31 日及 2021 年 1 月 1 日、2022 年 4 月 30 日調查。

三、鄰水而發展的東港和新園聚落及其公廟

東港鎮和新園鄉以下淡水溪、東港溪和臺灣海峽為鄰，原彭仔港的舊東港，是新園鄉鹽埔村、共和村一帶，轉至東港庄母，而後發展出日治時期東港郡延平老街，甚至五字街的生活模式，東港鎮七角頭發展向角頭外圍區域發展的趨勢，每三年迎王仍舊，新園鄉鹽埔新興宮為首的聚落公廟，分別豎立各自信仰中心。圖 3 仍有新園鄉鄉烏龍三大聚落（烏龍、中洲、後廊），東港鎮內關帝、海坪、三西和等聚落。新園鄉聚落公廟見表 5，其中文獻記載乾隆 45 年（1780）已有仙公廟仙隆宮神農大帝，¹⁴ 東港鎮聚落公廟見表 6。



1928 年東港、新園



2021 年屏東縣東港鎮

圖 3 屏東東港、新園南部

資料來源：（左）大日本帝國陸地測量部，《日治時代二萬五千分之一臺灣地形圖》，頁 148。（右）google 地圖〈屏東縣東港鎮〉，點閱日期：2021 年 2 月 25 日。

說明：三角形符號是東港三西和、橢圓形符號是內關帝、方形符號是海坪，星星符號是烏龍地區（分別是星星符號烏龍聚落、星星符號右側是中洲，星星符號左下方是後）。

¹⁴ 盧德嘉纂輯，《鳳山採訪冊（上）》，頁 211。

表 5 新園鄉聚落公廟

村別	港仔墘	瓦磑			五房
聚落	港仔墘	瓦磑	後大厝	下瓦磑	五房
公廟名稱	港隆宮	福興宮／福隆宮	後隆宮	福德祠	澄瀛宮
村別	田洋		仙吉		
聚落	田洋	山仔腳	仙公廟	店仔口	新吉庄仔
公廟名稱	田隆宮	山隆宮	仙隆宮	福德宮	福德祠
村別	港仔墘	內庄			港西
聚落	港仔墘	內庄			港西
公廟名稱	港隆宮	內隆宮	代天府旋極堂	福德宮	港隆宮
村別	新園／新東				
聚落	新園	新厝	港崗	溪埔	後壁頭
公廟名稱	新惠宮	三太殿	代天府	新隆宮	萬應公
村別	烏龍	中洲	南龍		
聚落	烏龍	中洲	後廊		
公廟名稱	龍聖宮	洲安宮	玄武殿		
村別	鹽埔／共和				
聚落	鹽埔	鹽埔	共和	共和	
公廟名稱	新興宮	興隆宮	進海宮	福安宮	

資料來源：筆者 2019 年 11 月 16、17 日及 2020 年 1 月 15 日、27 日及 2 月 17 日調查。

表 6 東港鎮聚落公廟

里別	南平		嘉蓮		興和
聚落／角頭	土刈厝	南平	後塭仔		三西和
公廟名稱	紫薇宮	南隆宮	嘉蓮宮	舊嘉蓮宮	三隆宮
里別	下廍	大潭	興農	船頭	頂新
聚落／角頭	下廍		海坪	船仔頭	頂頭角
公廟名稱	建安宮	保安宮	九龍宮	福安宮	東隆壇
里別	盛漁	八德		新勝	
聚落／角頭	下頭角	安海街		埔仔角	
公廟名稱	東福殿	朝隆宮	福安宮	神農宮	鎮靈宮
里別	鎮海	頂中	興東	興東	
聚落／角頭	崙仔角	頂中街	新街	內關帝	
公廟名稱	東隆壇	進水宮／正善堂 ／正義堂	新隆宮	建安寺	

資料來源：筆者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及 2021 年 1 月 4 日、7 日、8 日調查。

四、以農為主的南州、崁頂、萬丹與竹田聚落

（一）南州鄉聚落及公廟

圖 4 為南州鄉日治時期地圖，圖中發展集中在火車站，糖廠外邊的溪州和溪北聚落，這亦是南州的行政中心所在，往西番仔厝和羅家庄，¹⁵ 往南七塊厝、車路墘，往東巷仔內，往東南為崙仔頂、牛埔、三千、社頭、濫頭、社邊，這些聚落在戰後合併為七塊村、南安村、萬華村、同安村、壽元村、

¹⁵ 自 1920 年增加小聚落群，今屬七塊村。

米崙村，只有溪北和溪州單獨成村，而南州聚落公廟見表 7。南安村社邊聚落北極殿主神玄天上帝，原平埔族生活範圍，廟內有北極殿租記奉祀大檀越主潘文高等族人與蔣芳登長生祿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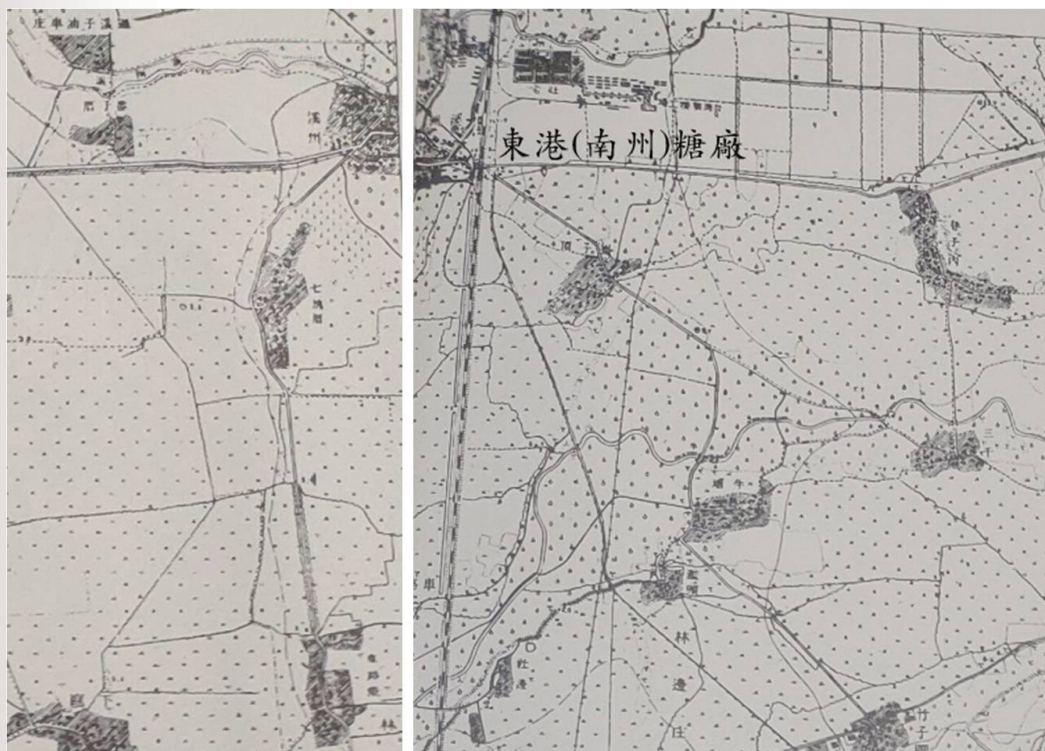


圖 4 1928 年屏東南州

資料來源：大日本帝國陸地測量部，《日治時代二萬五千分之一臺灣地形圖》，頁 148-149。

表 7 南州鄉聚落公廟

村別	七塊			萬華	
聚落	番仔厝	七塊厝	羅家庄	車路墘	大埔／社埔 ¹⁶
公廟名稱	浮隆宮	南安宮	福德祠	北極殿	福德祠

16 大埔／社埔是閩南聚落的南州鄉中唯一客家聚落，聚落公廟福德祠只設置內五營，不置外五營，於此併列不列入探討範圍

村別	南安		同安		
聚落	濫頭	社邊	牛埔北側	牛埔南側	三千
公廟名稱	神農宮	北極殿	武當殿	北極殿	三官殿
村別	壽元	米崙	溪北		溪州
聚落	巷仔內	崙仔頂	會社寮 (新舊會社)	糖廠內	溪州
公廟名稱	朝天府	神龍宮	振興堂	永安宮	代天府

資料來源：筆者 2021 年 2 月 12 至 14 日調查。

(二) 崁頂鄉聚落及公廟

表 8 是崁頂鄉日治時期和戰後聚落發展的變化不大，可以觀察到是看崁頂村的小地名發展多出頭前厝和衙門口的小地名名稱，力社村多先英、館前路和五大街，及港東村多出港東聚落，其餘皆承接日治時期發展而來。只是日治時期五大地名，到戰後的 2000 年改為崁頂村、力社村、園寮村、港東村、越溪村、圍內村、洲仔村、北勢村八個村落，其聚落公廟（見表 9）。力社北院廟主祀清水祖師，雖曾是平埔族力社原居地，曾在 1935 年辦理搶孤活動，亦曾於 1966 年及 1997 年辦理登釘刀梯盛會，今無祀奉老祖。崁頂鄉北極宮在文獻上出現係乾隆 39 年（1774）。¹⁷

17 在文獻上是以真武廟呈現。盧德嘉纂輯，《鳳山採訪冊（上）》，頁 219。

表 8 崁頂鄉村聚落發展表

2000 年		1920 年	
村名	小地名	大字	小地名
崁頂村	崁頂	崁頂	崁頂
	後壁厝		後壁厝
	頭前厝		
	衙門口		衙門口
園寮村	田寮仔		田寮仔
	瓦窯溝		瓦窯溝
	南望安		南望安
	社尾		社尾
	社皮		社皮
越溪村	過溪仔	過溪子	過溪子
	頂頭厝		頂頭厝
	下寮		下寮
	油車庄		油車庄
港東村	港東		新港東
	新港東		
洲仔村	洲仔	洲仔	洲仔
北勢村	北勢仔		北勢仔
	溝仔底		溝仔底
	後廊		後廊
	檳榔腳		檳榔腳
力社村	力社	力社	力社
	崎仔頭		崎仔頭
	先英		
	館前路		
	五大街		
圍內村	竹圍內		竹圍內
	土葛嶺		土葛嶺

資料來源：施添福總編纂，《臺灣地名辭書·卷四·屏東縣》，頁 459-460。

表 9 崁頂鄉聚落公廟

村別	崁頂			園寮		
聚落	崁頂	後壁頭	頭前厝	瓦窯溝	田寮仔	南望安
公廟名稱	北極宮	舊隆宮	朱池隆宮	南龍宮	田隆宮	南天宮 ¹⁸
村別	園寮		越溪			洲子
聚落	社尾	社皮	過溪仔／下寮	頂頭仔	油車庄仔	洲仔
公廟名稱	北安宮	福德正神	南清宮	天聖宮	油隆宮	洲隆宮
村別	港東		北勢			
聚落	港東	港東	北勢仔	溝仔底	後廊	檳榔腳
公廟名稱	港隆宮	李隆宮	北隆宮	大明宮	泰佛宮	國勝宮
村別	力社		圍內			
聚落	力社	崎仔頭	竹圍內	土葛堀		
公廟名稱	北院廟	神農宮	竹福宮	伯靈宮		

資料來源：筆者 2020 年 7 月 17 至 22 日及同年 8 月 3、10 日調查。

（三）萬丹鄉聚落及公廟

萬丹鄉聚落發展筆者所調查的區域中村聚落數偏多，以閩南族群為主，其發展從日治時期到二戰後，若就村聚落增長的數量而論有限，在聚落間的擴張及接觸，會落在萬丹街、社皮、廣安（如表 10）以及上蚶與下蚶間緊密接觸，發展出彼此的公廟，和跨越村的公廟（三青宮）（見表 11）。這些地區發展足以讓當地住民重視，其餘村聚落依原名稱發展。萬丹原屬平埔族上淡水社和下淡水社範圍，漢人移墾，平埔遷徙，在地名上番社即今日香社。各村聚落公廟已隨其發展而成型（表 11），甚而展跨村聚落的公廟，如下蚶三青宮中路媽祖、新鐘村和新庄村新興宮、36 庄頭信仰的萬惠宮。

18 南天宮：又名興聖堂，後殿 1 樓聖峯寺、2 樓三教寶殿、3 樓玉皇寶殿。

表 10 萬丹鄉村聚落發展表（變化的區域）

2000 年		1920 年		2000 年		1920 年		
村名	小地名	大字	小地名	村名	小地名	大字	小地名	
崙頂村	崙仔頂	下蚶仔	崙仔頂	萬惠村	竹巷口	萬丹	竹篙濫	
	崙仔尾				街尾		萬丹	
廣安村	廣安	社皮	廣安	萬後村	街後			萬丹
	廣興			萬安村	中街			
	田寮			萬全村	街頭			
	社口			萬生村	小溪仔墘	萬丹	小溪仔墘	
社皮村	社皮		頭前厝		頭前厝			
社上村	土庫厝		土庫厝		澎湖厝		澎湖厝	
社中村	菜寮				頂頭前厝			
社口村	社口							

資料來源：比較〈萬丹鄉各村沿革表〉，採小地名增長村聚落，取自施添福總編纂，
《臺灣地名辭書·卷四·屏東縣》，頁 420-403。

表 11 萬丹鄉聚落公廟

村別	竹林				廣安	磚寮	水仙	
聚落	頂新庄子	竹圍仔	頂林仔	下林仔	廣安	磚仔礮寮	水哮	
公廟名稱	港新宮	代天府	太子宮	竹林宮	天鳳壇	慈濟宮	水仙宮	
村別	四維				上村		香社	
聚落	頂本縣廂	下本縣廂	濫庄	高田仔	上蚶	客厝	下社皮	
公廟名稱	保安宮	尊王宮	北極宮	觀中福廟	太子宮	司命壇	清水寺	
村別	社上	社中	社口／社皮	加興	灣內		新鐘／新庄	新鐘
聚落	土庫厝	菜寮	社皮	加禮濫	灣仔內	井仔頭		
公廟名稱	真武廟	建隆宮	忠福宮	鳳山寺	觀音寺	普庵宮	新興宮	嘉新宮

屏東縣西南地區閩南聚落公廟五營之考察

村別	廈北	廈南		崙頂		田厝	興全	興安
聚落	下蚶			崙仔頂	崙仔尾		興化廊	
公廟名稱	普庵壇	南聖宮	三青宮	協元寺	神農壇	清水寺	興隆宮	興安宮
村別	萬安		萬後	萬惠	萬生		水泉	後村
聚落／角頭	街頭角	中街	街後角	竹巷口角		頭前厝角		後庄
公廟名稱	保全宮	古地 土地公廟	大憲宮	竹惠宮	萬惠宮	農惠宮	泉興宮	慈聖宮
村別	寶厝				甘棠			
聚落	下廊	保長厝角			客厝	甘棠門		
公廟名稱	廊振宮	保榮宮	萬泉寺	真王宮	客隆宮	甘隆宮		

資料來源：整理自陳葆瑜，〈萬丹鄉域發展的歷史變遷〉（臺南：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年），頁 103-128。以及筆者於 2023 年 1 月 22 日至 2 月 10 日調查。

（四）竹田鄉聚落及公廟

竹田鄉由東港溪和其支流龍頸溪、隘寮溪（麟洛溪）所包圍，以致水的問題左右其民生大事，甚至橋頭因洪水而滅庄，¹⁹ 其發展如圖 5 所示，其中大湖村聚落發展彼此靠近並連接，靠近萬丹鄉的四個村落（六巷、大湖、泗洲、鳳明）以閩南人居多，²⁰ 屏東縣六堆地區和客家族群不全然等號關係，此與佳冬鄉同有閩南村聚落。竹田鄉四個村十一個聚落，十一個（十二個）公廟（見表 12）除了六巷六興宮和鳳山厝鳳興宮置內五營及外五營（小祠），其他公廟依傳承而來，只有內五營，無安置外營的活動。四村聚落的閩南居民會參與萬丹鄉萬惠宮天上聖母 36 庄繞境活動，甚至邀請客家人居多的西勢村聚落居民一同參加。

19 鍾瑾霖，〈第二十章 竹田鄉〉，施添福總編纂，《臺灣地名辭書·卷四·屏東縣》，頁 570。

20 同註 20，頁 5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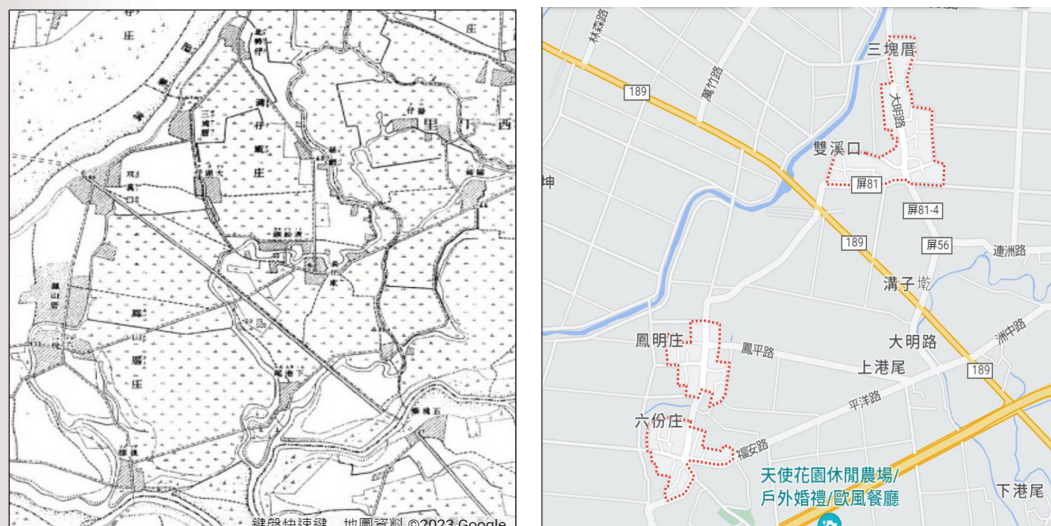


圖 5 臺灣堡圖（明治版）——大湖、泗洲、鳳明三村

資料來源：（左）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日治二萬分之一臺灣堡圖（明治版）——竹田大湖、鳳明、泗洲〉，《臺灣百年歷史地圖》，檢索網址：<https://gissrv4.sinica.edu.tw/gis/kaohsiung.aspx>，點閱日期：2023 年 2 月 4 日。（右）google 地圖〈屏東縣竹田鄉〉，點閱日期：2023 年 2 月 4 日。

表 12 竹田鄉聚落公廟

村別	六巷	大湖				
聚落	六巷	雙溪口	三塊厝	大湖仔	北勢子	
公廟名稱	六雲宮	雙福宮	三玄殿	妙靈宮	建安宮	
村別	鳳明			泗洲		
聚落	鳳山厝	六份	大同農場	上港尾	下港尾	溝仔墘
公廟名稱	鳳興宮	六興宮	前福宮	伍龍宮	港興宮／ 福德祠	保隆宮

資料來源：筆者 2023 年 1 月 22 日至同年 2 月 10 日調查。

這些區域閩南聚落發展除萬丹鄉中街四周分角頭與東港鎮老街角頭²¹外，其餘以聚落為中心，發展屬於各自公廟的信仰系統，亦便於查訪聚落公廟內外五營的實況。

叁、屏東縣西南地區閩南聚落公廟五營的意涵

聚落五營的設置，為人間居民防禦的神兵，有直屬玉皇大帝的神將，也隸屬在各地方公廟神明管轄的神兵，誠如黃有興《澎湖的民間信仰》所述：

玉皇大帝除率領文武眾神巡視天、地、人三界，統帥天兵、地兵執行軍事及警察任務。天兵即三十六天罡，地兵就是七十二地煞，兩者都稱為神將；另有附屬於各廟主神或王爺的神兵。²²

屏東縣西南地區閩南聚落五營亦不例外，朝此兩種類設置，以對聚落形成防禦性。本文依田野調查結果觀察聚落五營的安置情形，以及根據聚落公廟對外五營的調查與黃文博《南瀛五營誌·溪北篇》一書參照作探討，除已置固定式營頭仔建物外，以外露式竹符定位，則易變動，或重新考量五營設置方式，呈現在屏東縣西南地區閩南聚落公廟五營的情況如下：

一、傳統四方觀念的五營

學者李豐楙曾言漢人借中央三秦軍統攝四方九夷、八蠻、西戎、北狄軍，建立一套中央聯繫四方的機制，²³村聚落五營的安置方位與公廟神明之巡境活動彼此密切配合。定期或特定日廟的神職人員奉請主神沿著村聚落的

21 前者參見表 10；後者康豹，〈屏東縣東港鎮的迎王祭典：臺灣瘟神與王爺信仰之分析〉，《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70 期（1991 年 3 月），頁 119-120。

22 黃有興，《澎湖的民間信仰》（臺北：臺原出版社，1992 年），頁 131。

23 李豐楙，〈「中央—四方」空間模型：五營信仰的營衛與境域觀〉，《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2010 年第一期，頁 57。

轄境巡查安營，此時，在村的東、西、南、北四方的進出村庄之要口上安置四色神旗，謂之四營，而中營則安置在村廟之中，合稱五營。²⁴ 而五營營頭所連成的境，是心理認知的抽象不可見的神佑領域，²⁵ 是聚落民居的共識範圍。許宇承《臺灣民間信仰中的五營兵將》論及五營處於廟內牆上的五方、廟體四周立竹符以及聚落外圍的五方竹符的作法。²⁶ 在今日聚落公廟前兩者難現，本文著重在聚落外圍的五方營調適。

屏東縣西南地區閩南聚落公廟五營原則上也以此為依歸，至五個營頭仔，或少中營的四個營頭仔，如崁頂崎仔頭神農宮。安定的生活裡，彼此藉由共同的活動營造凝聚力，誠如黃文博記錄臺南五營情況的著作——《南瀛五營誌·溪北篇》所示：

所謂「五營」，即以庄頭或庄廟為中心，依五行方位而設的「兵營」，……其中又受到「中央——四方」觀念與民間禮制，相互結合而形成如此穩固、嚴謹的五營信仰概念。²⁷

內外五營的設置與村聚落神、廟與地所形成的關係，有如表 13 所示，受帝王敕封的正神才享有內外五營皆設置，或聚落公廟（庄廟）也內外皆設置，元廟級如玉皇大帝不必設內外五營，如南州南天宮，然也考量地區性，都市人口眾多的地方，因各種考量如土地因素，只能集中廟前一處視為外五營（東港鎮海宮），或只設內五營，而鄉間聚落廟宇多數有內外五營設置。

24 潘朝陽，《心靈·空間·環境：人文主義的地理思想》，頁 200。

25 繆遠、邱上嘉，〈「境」之聚落空間形構研究：以福建閩東地區之個案為例〉，《臺灣建築學會「建築學報」》第 89 期，頁 139。

26 許宇承著，《臺灣民間信仰中的五營兵將》，頁 293-294。

27 黃文博，《南瀛五營誌·溪北篇》，頁 33。

表 13 內外五營與神、廟、地的關係

	內外五營皆設	只設內營	內外五營皆不設
依神論	受帝王敕封正神	非命厲神	非命厲神
依廟論	庄廟	私廟	元廟級
依地論	鄉間廟宇	都會或市集廟宇	-

資料來源：整理自黃文博，《南瀛五營誌·溪北篇》，頁 35。

四方五營觀念，在有些地區還會有土地祠（公）來協防，在關華山《民居與社會、文化》中提到街鎮村落有四方有土地廟，如鹿港；彰化城門邊有四個土地祠，²⁸而在屏東縣西南地區閩南聚落亦有此現象，諸如新園鄉新惠宮和澄瀛宮、竹田鄉六巷六雲宮在聚落南北方外各置一座土地祠（公），增加聚落外圍入口的防禦性，這些圈定起聚落防禦的範圍。

二、內外五營象徵物型態

在聚落公廟的內五營，如近衛軍，負責廟壇本部的安全防務，通常以神位、大令、五營旗、五營頭（首）為象徵物，²⁹內五營的象徵物各聚落公廟所呈現為：

廟中主神位於中央神座，前面置放載有印敕（表示官位職位的官印與玉皇大帝或天子所授的敕封）的架，左右還有插三角形五方旗（五色旗）的圓筒，同時又配有令旗（表示神命的旗）及勒令（表示神明的笏板）與刀劍等。³⁰

28 關華山，《民居與社會、文化》（臺北：明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2 年），頁 33。

29 按黃文博先生說法是內五營的大令（三角尖頭木牌製成）及五營旗置放在營斗上。筆者觀察本研究調查範圍內的宮廟，作法亦同。黃文博，《南瀛五營誌·溪北篇》，頁 35。

30 鈴木清一郎原著，馮作民譯，《增訂臺灣舊慣習俗信仰》（臺北：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4 年），頁 25。

在屏東縣西南地區閩南聚落公廟的內五營常見大令和五營旗置在營斗上，較特殊的是林邊鄉忠福宮內五營象徵位五座令牌一字排列。至於外五營的象徵物及其相關的物件，依黃文博《南瀛五營誌·溪北篇》所述：

外五營外貌建築有露天式（簡單型、圈圍型、土丘型）、神龕式、小祠式（成人高度以上）、寶塔式。象徵物有神位、令旗（三角令旗、烏令旗、黃令旗）、大令（令牌）、五營頭、（青）竹符、澎湖瓦符、石符（加石敢當）、犁頭符、金紙符、畫像、塑像、竹篩、壺碗。³¹

南瀛五營的象徵物有各式各樣，筆者以屏東縣西南地區閩南聚落為範圍所做調查，針對此內五營四種象徵物，以及外五營上述所提物件為參考（表 14），發現內五營以五營旗加營斗為多，其次大令。外五營則以竹符和令旗兩項居多，枋寮鄉北勢寮保安宮，則以外五營神尊坐鎮為殊。林邊和水底寮有寄營的現象。新園鄉後隆宮西營並附有石敢當的制煞物。此區域設有五營者以遮蔽風雨的營頭仔居多，竹符外露無遮蔽物，即新園鄉後大厝後隆宮（西營除外）及崁頂崎仔頭神農宮。在萬丹鄉外五營則以竹符居多，³² 竹田鄉閩南聚落多數無置外五營。

各營主帥稱元帥，又名統兵、將軍、營主或聖者，依東南西北中次序，有張蕭連劉李（嘉南一帶）、溫康馬趙李（鹽水鎮橋南里），³³ 屏東縣西南地區閩南聚落的內外五營不論其稱謂「元帥」或「聖者」，不脫離張蕭連劉李、溫康馬趙李這兩組領導；也有例外，如原本外五營的中營是李元帥，但

31 依黃文博先生說法，內五營的大令和五營大令是相同的；而外五營令旗與內五營的令旗是相同，亦指內五營的五營旗（參見黃文博，《南瀛五營誌·溪北篇》，頁 38-41）。筆者在研究範圍內的觀察多數的內外五營旗正如此，差別只在內五營營斗上置放五隻，外五營單一。另可參見賴孟鈴，〈臺灣西南沿海地區的「五營」研究〉，頁 65-66 及頁 135-136；方鳳玉、邱上嘉，〈臺灣西南沿海地區的五營形式〉，《臺灣美術》53 期，頁 59。

32 賴孟鈴，〈臺灣西南沿海地區的「五營」研究〉，頁 135，亦觀察到此現象。

33 黃文博，《南瀛五營誌·溪北篇》，頁 42-43。以及賴孟鈴，〈臺灣西南沿海地區的「五營」研究〉；方鳳玉、邱上嘉，〈臺灣西南沿海地區的五營形式〉。

也有出現丹元帥者，如林邊鄉鎮安村鎮安宮和南州鄉番仔厝聚落浮隆宮等，而萬丹鄉保安宮外中營是崇元帥為殊。在內五營型態的象徵物，除了五營旗或大令外，較不同的是崁頂鄉頭前厝朱池隆宮內五營展現出五營旗、五營頭及人牽馬的象徵物，這在屏東縣西南地區是少見的。外五營營房即以紅黃藍白黑的五色旗為代表稱為五營旗，³⁴ 會以布織品繡五營兵將元帥，少數會以五色紙旗為代表，如林邊鄉水利村放索聚落安瀾宮外五營即是。³⁵ 萬丹鄉竹圍仔代天宮將紙符內容刻在矩形石貼在營頭仔內也是一種特色。

表 14 屏東縣西南地區閩南聚落五營物件統計表

五營	內營				外營					
項鄉	神位	大令 (令牌)	五營旗 加上營斗	五營頭	神尊	竹符	令旗 (五營旗)	草人	五方紙旗 ³⁶	紙符
枋寮	0	6	17	1	5	14	15	12	2	1
佳冬	1	1	7	0	0	6	7	2	1	1
林邊	3	4	8	1	0	8	8	0	3	2
南州	0	2	12	0	0	7	8	0	1	3
東港	0	7	18	1	0	7	12	0	1	5
新園	0	3	19	0	0	7	9	0	0	1
崁頂	2	4	16	1	0	7	11	0	0	2
萬丹	0	7	41	1	0	36	16	0	0	0
竹田	0	2	11	0	有外五營：鳳興宮（石座五方營名）及六雲宮（牌位、令旗）兩處。					

資料來源：調查期間為 2020 年 7 月 17 至 2021 年 2 月 8 日、2022 年 4 月 30 日、2023 年 1 月 22 日至 2 月 10 日。

34 李亦園，《文化的圖像（下）——宗教與族羣的文化觀察》（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 年），頁 85。

35 2023 年 1 月 22 日調查安瀾宮劉主委說明，除外中營保留五色紙旗在營頭仔外，其四座外營是否保留，請示天上聖母後再調整。亦由此可知該宮位置雖曾是平埔族放索社，也有正月 15 日祭祀老祖，然主決定權仍在天上聖母。

36 五方紙旗是另種五營旗型態的象徵物，內、外五營五營旗大都是布織，五方紙旗樣貌就能看得出紙製品。

三、聚落公廟五營的安放

五營的群體意識凝聚的村聚落歸屬感，係從移民社會形成聚落之初到定居之後整合村聚落的心理，³⁷ 而有五營就有安營與收營（軍）動作，黃文博指出安營分為原始（踏地重設）及歲時兩種，營頭仔置五營象徵物，爾後有遮蔽物，³⁸ 每當主神慶典、歲末或特定日有安營的展現，收營是將內外五營象徵物重置，亦代表著慰勞將帥兵士的辛勞。

在放軍（置五營）典禮完畢之後，一般家庭都要在每月初一和十五日，商家和工廠是在初二和十六兩天，準備上等酒宴抬到一定場所，以便犒勞五路的神軍；前者就把這叫「犒軍」，後者稱為「做牙」。到了年底，更要供上盛大的酒席，來答謝為息災平安而奔波的神軍，同時還要請求神將撤退，這就是所謂「收軍」。³⁹

這是鈴木清一郎對臺灣舊慣習的調查，實際上商家工廠為生意興隆才有此舉動，一般民居則於神明慶典時，在廟前廣場擺設宴席犒軍，甚至晚間宴請信徒平安宴。其流程與作用上，鈴木清一郎《增訂臺灣舊慣習俗信仰》有如實的記載。

每當祭典或主神出巡時，都要把上面的東西放在神輿中，或安放在主神的前後，以象徵主神統帥三軍的神兵。神除了賞善罰惡之外，還要鎮壓驅逐邪靈疫鬼（散佈瘟疫奪取人命的惡鬼），所以才要指揮神將神兵。……在舉行這種祭典時，全體信徒都要虔誠禱告獻祭，並把神將神兵配置在各地地方，以便鎮壓散佈瘟疫的餓鬼和惡靈。這時乩童等人，就代替主神實行所謂「放軍」，記下

37 李豐楙，〈「中央——四方」空間模型：五營信仰的營衛與境域觀〉，《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2010 年第一期（總期第 15 期），頁 59。

38 黃文博，《南瀛五營誌·溪北篇》，頁 46。

39 鈴木清一郎原著，馮作民譯，《增訂臺灣舊慣習俗信仰》，頁 25-26。

五營神將的大名，把五方旗插在村落的五方（東南西北中），這就等於把五營神兵部屬好了。⁴⁰

筆者曾在新園鄉後隆宮觀察廟前直接以五方位號召外五營將兵來廟前接受犒軍，整個儀式在一個下午時段完成，替代至五個外五營營頭仔位置安營的動作。2022 年前往聚落外圍立五營竹符（見圖 6），⁴¹新園鹽埔新興宮在遶境前一天下午舉行安營儀式。有完整祭祀日期是枋寮鄉北勢寮保安宮五個外營元帥（聖者），在一年中已安排聖誕千秋日期（見表 15）。這些功用如制煞避邪功能，更可以驅魔、鎮宅、安定人心。⁴²



圖 6 東營竹符及祭祀一景

資料來源：筆者 2022 年 7 月 16 日拍攝

表 15 枋寮鄉北勢寮保安宮廟外的外五營⁴³ 聖誕日期

外五營	聖誕千秋日（農曆）	第二層外五營
東	元月八日、八月八日	東
南	七月五日	南

40 鈴木清一郎原著，馮作民譯，《增訂臺灣舊慣習俗信仰》，頁 25。

41 2022 年 7 月 16 日（農曆 6 月 18 日）池府王爺聖誕，筆者再度蒞臨全程觀察。一紅頭道士和兩座王爺尊駕一同前往定五營竹符，下午一點至五點前完成。

42 金清海，〈臺灣五營信仰文化探源〉，《正修通識教育學報》，第 10 期（2013 年 6 月），頁 58。

43 一般學者稱謂內外五營以廟內外區分，在枋寮北勢寮保安宮的內五營、外五營則是以住宅以內區域為內五營，住宅區以外生計產業範圍視為外五營，而楊涼棋，〈北勢寮保安宮安營頭與繞境研究〉，論述為廟內五營、內五營、外五營；然又廟內置有一座五營，兩個內五營讓人混淆，因此本表將稱為外五營以及第二層外五營，較能讓學術研究者或有興趣者易於辨識和比較，本文在屏東枋寮北勢寮保安宮五營以此行文。

西	六月十三日	西
北	十月二日	北
中	九月九日	中

資料來源：筆者 2020 年 9 月 18 日調查。

這區域五營觀念原則遵守中央四方的原則，然增加其他替代方式，或少安置外中營，或省略五營頭和神位，而安放儀式更出現替代作法，如新園鄉後隆宮。

肆、屏東縣西南地區閩南聚落公廟外五營探析

屏東縣西南地區外五營的設置與否，除了有李豐楙提出的中央與地方的統御的關係，以及方鳳玉、邱上嘉所提影響聚落五營的因素外，就筆者走訪當地觀察環境及實況後，整理的情形分述如下：

一、聚落角頭外五營設置

外五營設置，曾光棣認為五營的最初形式應為竹符，⁴⁴後來有遮蔽物（營頭仔），或因聚落人口變遷、土地所有權問題而發生改變，如枋寮鄉北勢寮和枋寮鄉水底寮等。

枋寮鄉北勢寮保安宮保生大帝為聚落公廟，廟內設置有內五營張姓等元帥統領，外五營有兩層次：外五營及第二層外五營，分別負責北勢寮民居所在及農田園地兩區域，以台一線道路為界，台一線道路到海邊為外五營防禦的區域，台一線道路到力里山麓為第二層外五營防禦的區域。範圍廣闊從海到山這廣大的面積都屬於北勢寮保安宮主神所管轄，依學者黃文車《閩南信

44 曾光棣，《澎湖的五營——以空間角度來看》，頁 99。參見五營的結論，賴孟鈴，〈臺灣西南沿海地區的「五營」研究〉，頁 135；方鳳玉、邱上嘉，〈臺灣西南沿海地區的五營形式〉，《臺灣美術》53 期，頁 59-60。

仰與地方文化》一書中，其中在〈地方敘說的信仰建構〉提到北勢寮保安宮五營設置的相關調查能找到線索。

光緒六年（1880），琅嶠十八番社侵擾村庄，常擾居民，為此該庄特訓 18 人負責圳溝水之疏通，並於番民出沒時示警。據聞當時若遇番社大隊人馬時，真人神兵乃自然顯現，幫助巡圳丁戰鬥，助之擊退來犯之番社人馬。目前除庄內有「內五營」外，當時真人降旨指示在庄外設置「外五營」，此乃守庄保護庄民之證明。據沈主委口述所言：當時原住民住在山上，漢人（bai-lang，排灣族語，漢人之意）住在山下，住在外中營巡圳村民常被番民侵擾，後來聽說番兵都不敢和我們對抗，因為會有許多圍紅肚兜的兵將協助擊退番兵，那應該就是外五營的營兵。（2013.7.8）⁴⁵

在枋寮鄉北勢寮聚落是一個原住民與漢人居住交會地帶，若以民居地點為戍守的範圍是在省道至海峽一帶是聚落居住的範圍，然在互不相識的兩族群生活有接觸，產生摩擦是常見的事，以北勢寮聚落公廟主神指引在村庄居住範圍內設一體系為外五營，在居住庄外再設外之外五營為另一層防禦體系，不僅僅是防禦原住民的動作，顧及聚落民居的安全，亦讓農產品有了另一層保護防線。第二層外五營五座營頭仔是一座小祠並五營元帥神明坐鎮，而第二層外五營的中營儼然是一座廟面向南廟宇且小牌樓，除主祀李元帥外，副祀大鵬正神和陳天元帥，這區多為農作物產業，防禦琅嶠十八番社侵擾村庄意涵存在；第二層外五營的東營，是在最接近原住民地區的中央山脈山麓下，同為比中營小一號的廟，裡頭亦有陪祀神明。枋寮鄉北勢寮保安宮聚落防禦區域除了民居外，也顧及民居的生計產業。

45 引文的作者依當地分法為「內五營」、「外五營」，本文為比較分析之便，分類為外五營及第二層外五營。黃文車，《閩南信仰與地方文化》（高雄：春暉出版社，2013 年），頁 106。

同樣在枋寮鄉的水底寮聚落，水底寮五個角頭廟分別為下角頭建興寺（中心寺廟）和保安宮，公館前保寧宮、巷仔內神農宮、園仔頂梅山壇、埔仔角五龍寺（如表 16）。建興寺為信仰中心有內五營旗和營斗，無置外五營，演變為角頭必須設置外五營，水底寮聚落雖分三村，然聚落發展依五角頭廟宇而置五營，下角頭保安宮只設置外東營張元帥，附其他四個外五營旗；公館前保寧宮內外五營皆設置，其中北營直接鑿在民居壁上（如圖 7）較為特殊。巷仔內神農宮外五營是東營附南營、西營北營一起，共四營兩座營頭仔；埔仔角五龍寺除內五營外，外五營集中在廟前右側，大門入口處。園仔頂梅山壇外五營只設置西營、北營、東營三營頭。萬丹鄉竹林村竹圍仔代天宮的外五營是高腳杯式托住營頭仔，另在旁豎竹符。據當地林先生所言，他親戚所設計的，僅美觀目的，然此給外五營翻新頁，注入新的元素。

表 16 水底寮角頭外五營調查表

項目 寺廟名	外營						水底寮外五營特色
	神尊	竹符	令旗 (五營旗)	草人	五方 紙旗	紙符	
梅山壇		1	1	1			西北東三營頭仔
神農宮	1						東附南、西北營，共四營。
建興寺							無
保寧宮		1	1	1			五營，北營石頭公鑿在民居外壁上。
保安宮	1		1				五營集中在東營頭仔祠。
五龍寺		1	1	1			集中在廟右前方一座營頭仔。

資料來源：調查日期為 2020 年 7 月 17 至 2021 年 2 月 8 日。



圖 7 枋寮鄉水底寮保寧宮北營

資料來源：筆者拍照 2020 年 9 月 21 日。

聚落或角頭外五營有特殊安置，除了枋寮鄉外，在林邊鄉忠福宮也是因為土地問題，曾將北營附在中營營頭仔上，如今北營獨立安營頭仔，林邊鄉仁和代天府外五營中，南營附在西營頭仔，除中營不設外頭，北營營頭仔附有一營可能是東營，⁴⁶ 此外，東港鎮大潭保安宮外中營一度也附在西營營頭仔後移至廟前左側。林邊鄉永樂村莊頭佛山寺只剩北營、東營，其餘因土地問題而拆除，這亦為民主法治下調適的結果。

二、不規則聚落下外五營

聚落的發展呈現不規則，超乎預期的擴張，在外五營的安置會有所不同，其設置有在外圍增設副營的，竹符、烏令、竹令旗為常，目的在增強庄

46 北營、東營此兩令旗已灰黑焦狀，難以辨識，照南營、西營例推測，北營裡附有東營。

頭的防禦能力，⁴⁷ 這方面的曾光棣《澎湖的五營——以空間角度來看》所言尤其詳盡。

早期民智崇尚神鬼，聚落內屋宅的座落位置，均以營頭界定之領域範圍為限；隨著民智漸開、屋宅數增加等因素的影響，新建屋宅的位置已逐漸超出舊領域範圍，其多數居民仍循此禁忌，只是藉由神意之名，以改變鎮符路線、增加總營或小營、遷移營頭等……。⁴⁸

而落在屏東縣西南地區閩南聚落發展下亦有此情景，即佳冬鄉大同村福隆宮一共設置五塊厝、新厝、頭前厝、中厝、後壁等五股（聚落或角頭），十一個外五營，西營、南營各一座、總中營一座及中營四座、東營一座及副東營一座，北營一座及副北營，⁴⁹ 其中總中營營頭仔裡令旗竹符是李元帥，然碑石刻蘇元帥。聚落公廟廟旁置總軍馬一座內有一土地龍神牌位，有融入部分的客家習俗。

另一種聚落發展所形成外五營被替代的例子，在南州鄉三千聚落三官殿主神並無設置外五營，卻以不同方式取代，即分別以四個入口或地點有其守衛的神明，於聚落偏南位置的福安宮、三官殿廟後的小祠（十三姑位）、茄冬樹王、西邊的德勝宮觀音佛祖，以此四個點所形成一防禦區域，防禦著三千聚落民居。

南州鄉溪北聚落糖廠內永安宮原本糖廠員工信仰，只設內五營，無置外五營，而溪北聚落倚溪洲溪而設的會社寮，是昔日糖廠員工居住地方，振興堂王爺從糖廠內永安宮分靈至此，有置設內五營，也在鄰溪洲溪沿岸

47 黃文博，《南瀛五營誌 溪北篇》，頁 42。

48 曾光棣，《澎湖的五營——以空間角度來看》，頁 100。

49 許宇承在《臺灣民間信仰中的五營兵將》提到作醮時所需，增加一組五營，以溫、康、馬、趙元帥統御東、南、西、北營，中營則由殷或高元帥統領。許宇承，《臺灣民間信仰中的五營兵將》，頁 30。

置外五營營頭仔，⁵⁰ 隨著舊員工退休住在會社寮的人少，但振興堂依舊運行如往昔。

三、外五營置於公廟附近

外五營因有其他考量如市集（市區）受限於地形，通常會把五營集中安置，稱為總營，地點以廟（壇）前為最多，⁵¹ 在屏東縣西南地區閩南聚落公廟將外五營集中在廟旁、廟前或鄰近一處的例子，如東港鎮福安宮、鎮海宮和鎮靈宮、枋寮鄉水底寮五龍寺、林邊鄉永樂村新厝仔英靈殿等外五營。以東港鎮鎮海宮和鎮靈宮為例，原居地是七角頭之一，在空地發展受限下，將外五營將士兵馬集中於一處是必然，鎮海宮是廟外不遠處一空地建祠恭奉，鎮靈宮則在自己廟埕前置；東港鎮福安宮原位於七角頭以外的區域，原本外五營也集中在廟右畔，而同樣集中在廟前面朝向廟本身的枋寮鄉水底寮五龍寺，或不遠處的是林邊鄉永樂村新厝仔英靈殿。有廟才有五營，當然有例外無廟也有五營，⁵² 在屏東縣西南地區閩南聚落公廟屬於前者，有聚落公廟配置五營，受封而成為聚落公廟主神，甚至形成庄廟而有內外五營的設置；至於都會區公廟則有自己的做法，如東港鎮鎮靈宮外五營集中廟前（旁）或不置外五營的東福殿，而關於內外五營的位置關係黃文博有如下看法：

外五營是以庄廟為中心，分佈於庄頭五方的營寨，各地稱法不一……，其營寨的位置，多選擇五方要道的出入口、交叉口、轉彎處或置高點安設……，中營通常安置於廟內或根本不安設，而以內五營代替者。⁵³

屏東縣西南地區閩南聚落內外五營的安置方式，如引文所述點上，中營有不設立如崁頂鄉崎仔頭聚落神農宮及同鄉港東聚落港隆宮等。

50 感謝尤堂主、王總幹事提供資料。

51 黃文博，《南瀛五營誌·溪北篇》，頁 41。

52 黃文博，《南瀛五營誌·溪北篇》，頁 45。

53 黃文博，《南瀛五營誌·溪北篇》，頁 36-38。

外五營以令旗方式設置於聚落公廟內，姑且不論其成因，筆者於新園鄉仙隆宮和龍聖宮、萬丹鄉社口忠心宮觀察到「張蕭劉連李」和「溫康馬趙李」兩系統⁵⁴，兩組五營系統同時置放在案桌上左右兩側。崁頂竹圍內竹福宮、力社北院廟等聚落沒設置外五營中營。

四、聚落公廟不設外五營

南州鄉溪州聚落是其行政中心的區域，在地的公廟為代天府，同時也是南州區域中心廟，因有南州鄉各聚落公廟信仰中心——代天府（只設內五營，不設外五營），以南州鄉各聚落公廟為防禦體。萬丹鄉萬惠宮亦如此。溪北聚落糖廠內永安宮原本糖廠員工信仰，只設內五營，無置外五營。至於都會區公廟則有自己的做法，如東港鎮不置外五營的東福殿。

此外，還有一種內外皆不設五營的天將神兵的巡狩部隊，筆者在崁頂鄉園寮聚落南天宮是聚落公廟，聚落居民不多，宮外左右各有一座五龍旗桿座，觀看南天宮中壇元帥主神，有天上聖母、佛教眾佛祖、至聖先師和玉皇大帝，據阿蘭師姐所說⁵⁵，曾看見教會的兄弟來到南天宮後殿解說教理。這種事項推測，南天宮有跨教別（儒釋道）信仰，前殿宮內有五座五色龍神令牌，應是取代內外五營的巡狩功能而置，是一種天將神兵類型的防禦。

在李豐楙提中央和四方的原則下，各聚落安放五營方式實際上略有彈性的因應，⁵⁶產生公廟外五營的特色枋寮祀營寄同一，佳冬福隆宮增設副營，林邊祀營寄同一，南州中心公廟無置外五營，東港有集一處者或不設置外五營，新園有附石敢當的外五營。

54 筆者觀察這些聚落公廟五營後，同無置外五營，推測兩組中其中一組應置外五營。而外中營李元帥在南州社邊北極殿和浮隆宮為丹元帥，而在萬丹鄉街頭角保全宮外中營是崇元帥。

55 當地人稱阿蘭師姊，和其丈夫一同主持南天宮各慶典大大小小事宜，許多關於南天宮傳奇故事亦有清楚記憶。

56 亦符合方鳳玉、邱上嘉〈臺灣西南沿海地區的五營形式〉所提影響五營因素的方向。

伍、結語

屏東縣西南地區閩南聚落的發展空間，依其原所在地往外擴張，擴展幅度較高者偏向東港鎮及其附近的聚落，而較慢者或就原定點發展者，會往南的聚落愈趨明顯；環狀形構出一道防禦線更是外五營隨著聚落發展而定其位置，從李豐楙「中央——四方」空間模型所構聚落與五營的關係，也提及空間相對應聚落五營的理論基礎，甚而方鳳玉、邱上嘉〈臺灣西南沿海地區的五營形式〉所提影響五營因素，然在實際聚落發展的配置作法，由聚落發展與其公廟五營關係中得到一個趨向，係以因應當下情境似組織行為學上權變的模式與理論。⁵⁷ 屏東縣西南地區閩南聚落公廟內五營型態，以五營旗、營斗、或大令為常見；而外五營則是竹符為主。就安營儀式而言，就廟前擺置虛擬的五營點兩次（內外五營各一次），以王爺（主神）號令將兵來廟前接受聚落居民的慰勞。

除無安置外五營的聚落公廟（如竹田鄉大湖村、泗洲村聚落公廟、鳳明村六份聚落公廟六興宮）外，外五營安置從以往只設機動性的竹符，到加置遮蔽物（營頭仔），增設外五營的數量（枋寮鄉北勢寮保安宮、佳冬鄉五塊厝福隆宮）、就廟附近集中（東港鎮福安宮、鎮海宮和鎮靈宮、枋寮鄉水底寮五龍寺）、往聚落公廟內設置（新園鄉仙隆宮及新園鄉龍聖宮）、就地取材（鑿壁為營）、減少數量（拆解），或寄營等待時機（枋寮鄉水底寮巷子內神農宮），或不設外五營中營（崁頂鄉力社北院廟），符合當下該聚落的發展所需，這亦為聚落民居因應當地生活智慧成果的展現。

57 參見李青芬、李雅婷、趙慕芬譯，《組織行為學》（臺北市：華泰書局，1995年），頁71、頁574-597。

參考書目

壹、專書

大日本帝國陸地測量部，《日治時代二萬五千分之一臺灣地形圖》。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9 年。

李青芬、李雅婷、趙慕芬譯，《組織行為學》。臺北市：華泰書局，1995 年。

李亦園，《文化的圖像（下）——宗教與族羣的文化觀察》。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公司，2004 年。

施添福總編纂，《臺灣地名辭書·卷四·屏東縣》。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 年。

許宇承著，《臺灣民間信仰中的五營兵將》。臺北市：蘭臺出版社，2009 年。

曾光棣，《澎湖的五營——以空間角度來看》。澎湖：澎湖縣立文化中心，1999 年。

黃有興，《澎湖的民間信仰》。臺北：臺原出版社，1992 年。

黃文博，《南瀛五營誌·溪北篇》。臺南：臺南縣政府，2004 年。

黃文車，《閩南信仰與地方文化》。高雄：春暉出版社，2013 年。

鈴木清一郎原著，馮作民譯，《增訂臺灣舊慣習俗信仰》。臺北：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4 年。

潘朝陽，《心靈·空間·環境：人文主義的地理思想》。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 年。

盧德嘉纂輯，《鳳山采訪冊（上）》。臺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 年 12 月。

關華山，《民居與社會、文化》。臺北：明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2 年。

貳、期刊論文

方鳳玉、邱上嘉，〈臺灣西南沿海地區的五營形式〉，《臺灣美術》，第 53 期（2003 年 7 月），頁 55-62。

李豐楙，〈「中央—四方」空間模型：五營信仰的營衛與境域觀〉，《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2010 年第一期（總期第 15 期，2010 年 6 月），頁 33-70。

金清海，〈臺灣五營信仰文化探源〉，《正修通識教育學報》，第 10 期（2013 年 6 月），頁 43-60。

康豹，〈屏東縣東港鎮的迎王祭典：臺灣瘟神與王爺信仰之分析〉，《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70 期（1991 年 3 月），頁 95-211。

繆遠、邱上嘉，〈「境」之聚落空間形構研究：以福建閩東地區之個案為例〉，《臺灣建築學會「建築學報」》，第 89 期（2014 年 9 月），頁 135-152。

參、學位論文

李宸羽，〈台南市安南區聚落環衛信仰空間之研究〉，雲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碩士論文，2011 年。

林志斌，〈趨吉避邪：烈嶼民間儀式觀點下的空間防禦系統〉，金門：國立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年。

林俊彬，〈清代枋寮地方的族群與聚落發展〉，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系碩士論文，2009 年。

林建育，〈金門傳統漢人聚落空間的界定：一個五營信仰的考察〉，高雄：樹德科技大學建築與古蹟維護所碩士論文，1996 年。

陳葆瑜，〈萬丹鄉域發展的歷史變遷〉，臺南：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年。

黃皎儀，〈明鄭與清領時期下營地區聚落演變與民宅構成之研究〉，新北市：淡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

楊淙棋，〈北勢寮保安宮安營頭與繞境研究〉，新北市：天主教輔仁大學宗教系碩士論文，2022 年。

賴孟鈴，〈臺灣西南沿海地區的「五營」研究〉，雲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空間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年。

肆、網路

〈日治二萬分之一臺灣堡圖（明治版）——竹田大湖、鳳明、泗洲〉，引自中研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臺灣百年歷史地圖》網站，網址：<https://gissrv4.sinica.edu.tw/gis/kaohsiung.aspx>，點閱日期：2023/2/4。

屏東縣枋寮鄉、屏東縣林邊鄉、屏東縣東港鎮，屏東縣竹田鄉，都引自「google 地圖」，檢索網址：<https://www.google.com/maps/>，點閱日期：2023/2/4。

A study on the Five Celestial Camps' Minnan Settlement Temples in Southwest Pingtung County

Huang, Tzan-Tsang *

Abstract

As Minnan settlements developed in the southwest region of Pingtung County and expansions went outward from the original residences, the public temples of the Five Celestial Camps were coordinated according to a "Center—Quartet" spatial model proposed by scholar Lee, Fong-mao. The inner Five Celestial Camps operated as before, but the outer Five Celestial Camps were affected by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difficulties acquiring land, meaning that some of the Camps could not be set up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The new settlement temples and believers would make contingencies based on local conditions. For example, two Five Celestial Camps' Baoan Temples in Beishilao, Fangliao Township; the auxiliary camp set up by the Fulong Temple of Wu-Kuai-Tso, Jiadong Township; and the Jen Hai Temple in Lunzaiding, Donggang Township would each be concentrated in one place.

Keywords : Settlement Development, Five Celestial Camps, Public Temples, Measures to Adapt to Local Conditions

* Maste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